

心有所“薯”

□ 筱筱

我这个人很矛盾，馋得要命，可真正爱吃的食物却不多。其中，貌不惊人的番薯有幸成为我青睐的一种。其实，番薯和我还有一段剪不断的情缘呢！

年幼时，我不被外公所喜。外公重男轻女，爱三个儿子胜过两个女儿，又爱大女儿胜过小女儿。母亲是小女儿。外公还有很深的门第偏见，他打心眼儿瞧不起来自贫困山区又木讷寡言的我的父亲。我那会儿又自尊又敏感又倔强，看外公如此这般，心里很不喜欢他，更不愿意喊他一声“外公”。外公也不缺我这一声称呼，他自有一大堆喊他“爷爷”“外公”的。

记得我十岁那年春节，他给小辈们发压岁钱。我亲眼瞅见他给小舅舅家的一岁小表妹两个一元硬币，却给我们家三姐妹每人两毛钱。姐妹们欢欢喜喜地接过了他的钱，我却宁死不肯喊他“外公”，也不愿接他递过来的两毛钱。他轻蔑地一笑：“喏，还不快拿去，烂番薯！”母亲替我接过了压岁钱，而我却被他扔过来的“烂番薯”三个字砸疼了心。为什么不是烂花生，不是烂桃子，或者烂的其他东西？我隐隐觉得，这番薯一定意味着又笨又丑。小小的我在伤心愤怒之余，却对番薯不可思议地生出一种异样的情感来，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同病相怜吧。

似乎从那时起，我竟爱上了番薯的味道。可是父母却不愿意让我多吃番薯，他们自己早些年常常以番薯为主食，已吃得厌倦。眼下生活水平有了起色，白花花的大米年年有余，还怎么舍得女儿再去吃这种不上档次的食物？更何况，他们也不知从哪儿听来的，说番薯多吃会变笨，要不怎么会有“烂番薯”“番薯脑筋”这样的骂人话呢？偶尔，母亲也会蒸上几块番薯或者煮一锅番薯粥，不知是他们自己馋了还是为了忆苦思甜。可是每当我正吃得香喷喷时，父母便会大煞风景地在一旁阻拦：“少吃点！少吃点！多吃会变笨的！”我顿时吓得一哆嗦，想吃又不敢吃，脑子里尽是一串串疑问：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终于到了能够解答为什么的年纪了。一切却只是人们胡乱扣在番薯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！烂番薯诚然不好，可烂人参烂灵芝就是好东西了吗？至于番薯脑筋更是人们对番薯的极大冤枉！据悉，吃番薯不但不会让人变蠢，只会让人更美丽更健康！它健脾暖胃强肾，补中和血益气，而且防癌抗癌，多食还能使人长寿而少疾呢。近年来，番薯的身价更是一路飙升，世界卫生组织经过三年研究，评选出番薯为“十大最佳蔬菜”之冠。得知这些，我终于松了口气，似乎为番薯平反的同时，也为自己平反了。当年曾经拿番薯取笑我的外公早已作古，我也早已在他缠绵病榻时就原谅了他的有心或者无心的讽刺。毕竟，我身上流淌着的血脉里也有属于他的一支。

自此，我爱番薯的心愈加炽热。每当番薯成熟的季节，我开心地吃，变着花样吃，蒸着、烤着、熬粥、做饼、制糖……都有些无它不欢了。因为它香甜？不对，比它香甜的食物多得是。因为它的味道？或许对的，它的那份只属于自己的番薯味。正如我们每个人，也有一颗只属于自己的心，独一无二的。



水仙花开了

□ 顾常平

水仙花开了。

这个冬天，妻兴冲冲地从花市买来了三个水仙球。每个水仙球都依着花茎，刻成不同的形状，花茎均已抽出了寸把长的绿芽。第二天，妻又买了两个精致的瓷盆，一个扇形，一个椭圆形，都印有画配有诗。盆里倒点水，妻就养上水仙球。一个放在客厅的茶几上，一个放饭桌上。

第二天早上，妻把它们搬到阳台上晒太阳。因为是暖冬，夜里室外也不冷。只在冷空气来的那几天，妻把它们搬进家里。年末的时候，两盆水仙的花茎就鼓鼓囊囊起来。

正月初五走完亲戚回家，进门就闻见了一股幽幽的清香。

“水仙开花了？”

快步至饭桌前一看，没有，只含苞欲放的样子。进客厅一看，果然，水仙已开出了三朵小花。白玉似的六片花瓣围着细黄的花蕊，清幽而淡雅，给客厅增添了几分春的色彩。

第二天，饭桌上的水仙也开花了。以后的日子里，水仙花越开越多。细观水仙花，它冰肌玉骨，绝不张扬，似乎脱尽了人间的烟火气。仿佛幽谷的绝代佳人，又如飘忽若神、凌波微步的洛神仙子。春节里热热闹闹地与亲友聚了好几天之后，能在家静观水仙花，也是一种享受。几次想凑近了闻，却总觉不妥，唯恐亵渎了它。摘下一朵水仙花来把玩，是想都没想过的事。

十几年前在咸祥的老家，我也曾养过水仙。水仙养在水盆里放在饭桌边。我还记得那年厨房里恰好有两只洋葱也抽芽了。洋葱的芽儿嫩绿茁壮，惹人怜爱。一时兴起，我弄了点水，把它养在一个小金鱼缸里，放在水仙旁。要不是葱球出卖了真相，妻还以为我另买了一盆

水仙，要与她的水仙比美呢。那年，水仙花开完后，我舍不得丢掉，就把水仙球种在院子里的花坛里。我曾听人说过，这样种着，第二年水仙球还能再挖出来用。但日子一长，平时又忙，我竟忘了曾经种着的水仙。

这个初冬，我和妻子曾回过一次咸祥，把咸祥的老家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。累时坐在院子的花坛边，见花坛里有一蓬极茁壮的野葱长着。正想下手摘时，却又发现它们不太像葱。凑近了闻，没有一丝儿葱香。就停了手，想它到底是啥东西。正猜想时，门外进来了两个人，是一对母女，住在我家的后面，算得上半个邻居。那个母亲说，有点像水仙呢——于是，我恍然大悟，记起了曾经的水仙。只是曾经的水仙种在花坛里近10年，没有谁去浇过一次水，没有谁去施过一次肥，它已变成了地仙。它的茎叶比在水里养着的水仙要细得多，怪不得极似野葱。长得极像野葱的水仙，隐在花坛里高大的茶树底下，虽然离生活的烟火气近了些，但到底不能与养在水里的水仙相比。养在水里的水仙，才不枉“凌波仙子”的美名：“凌波仙子生尘袜，水上盈盈步微月。”水仙的安逸潇洒、楚楚动人，还有那一份淡淡清香，只有在水的世界里，才算是名副其实。

我的工作每年春节后的那几天里都很忙，常惹得我心烦气躁，有时也让我长吁短叹。但诸事完毕，回到家里，当我静观清淡的水仙时，那些烦心事就会淡去，心情也会很快平静下来，直至一片空灵。我是世俗中人，在烦事一件接一件、没完没了却又不能不做的尘世里，能手持一本书，静对着安安静静的水仙，真算得上是一份独特的享受。

香菜香

□ 潘玉毅

夜里肚子饿了，我与妻子点了两份牛肉拉面。面送到之后，我们迫不及待地打开来吃，盖子掀开的刹那，一股香气扑鼻而来，先是占领了我们的鼻尖，很快又将整间屋子都占领了。原来刚才点单点得急，忘了告诉面馆老板不要在我的那碗面里放香菜。

我是最不爱吃香菜的，因为觉得味道有点古怪。但到底古怪在哪儿，我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直至后来闲时翻书，见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上写道“芫荽性味辛温香窜，内通心脾，外达四肢”，方有所悟。这“芫荽”便是香菜的学名，因它是张骞出使西域时自丝绸之路引入的，又名“胡荽”。当我读到李大大夫写的这段文字的时候，觉得形象极了，尤其是“辛温香窜”四个字，简直是神来之笔，把香菜给人的官能感受描写得十分到位。而我所畏惧的，应当便是这足可散入四肢百骸的辛香味吧。

不过我不喜欢吃香菜，并不代表香菜就不好吃。我身边着实有好些人，对香菜情有独钟。我有一个从初中时代便已相识的好友，他吃起面来简直可以说是无“香”不欢。我们读高中那会，一个月只能回一趟家，每次从家里返回学校，总免不了要去面馆吃面。通常，面馆里的伙计会将香菜盛放在一个淘箩里，与装酱油、醋、胡椒粉等调料的瓶子摆放在一块，顾客需要

多少自己添加。一般人就算没有忌口，放香菜时也只是放一小撮，我这位朋友倒好，常常一放就是一大把。有时候，我甚至觉得他已经修炼到可以光吃香菜不吃面的程度了。后来，面馆的老板似乎也发现了，打那以后，再也不把香菜放桌上了。

毕业后，与这位朋友多时不聚，原以为香菜就此淡出我的视线。不想与妻子相识时，发现她也爱吃香菜。无论吃拉面还是米线，她都爱在上面撒点儿香菜，这几乎成了一件约定俗成的事情，好似炒菜必须放盐一般，不然，总觉得欠点味道。

因是妻子爱吃的缘故，母亲在屋前的空地里撒了点香菜的种子，也没怎么去照料它，几个月后，长势竟出奇的好，只是个头要矮上寸许，像营养不良似的，远不及市场里售卖的大，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食材使用。香菜做菜，可拌，可腌，甚至可以熬制成水。不过，香菜很少被当作主菜来上，大多数时候，它的身份是各色菜肴的点缀，而作用是提味、提香。

如今，在妻子的影响下，我偶尔也会小小地尝试一下，不过只是浅尝，并不敢多吃。在寒冷的秋冬季节里，一口热面和着香菜落下肚去，瞬间觉得五脏六腑都暖和了许多，这感觉怎一个“美”字了得。